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八回 沈富翁結貴埋金 袁指揮失魂救女

福有因緣禍有門，甘同枝葉苦同根。
慳父必然生蕩子，棘叢安得產蘭生。
百年冤鬼來尋債，隔世追還地下魂。

如今單表汴京城裡的一個大財主，姓沈名越，號超寰。他父親是錦衣衛番役出身，專好在京拿人訛頭，通大線索，後來死了。生下沈超寰，更是乖巧。頂著父親差使，六部九卿內官廠衛二十四座衙門，走得爛熟。先在童貫京營裡，吃一分守備錢糧。後來和高俅蔡京這五個大權臣宅裡大管家結了親，拜成兄弟，就大弄起來。又認了靈雲素做乾爺。拜李師師為義弟。不止外京，連司理太監提督三宮的老公們，沒一個不通氣的。因此京師起他一個混名：叫做黃表沈三。因他專騙大錢，幾千幾百兩不還人家。只買一張黃表，寫張誓狀燒了，再不還了。或是他人該他的錢，還了幾千幾百兩，又賴人家重還。也寫一張黃表，和人神前賭誓。又沒良心又有錢有勢，誰不怕他？所以綽號黃表家。

在舊綿花小巷居住，後來在駙馬街買了宅子。蓋的一池水一般樓閣亭台、花園書房，俱照內裡款式。又有一般能吹能彈的小娘子，才嫵的熟了，收在家裡。或是良家私窩，看上眼，就假裝放賬，不消半年滾算來。城裡當舖鹽店香臘店細緞店，何止二三十處。伙計有一百二十人。也就是現世的石崇，出名的猗頓。他一生得利的是放三樣錢：第一放官例錢，選的新官取京賬的。俱是六折六兩算十兩。每月十五分利，不消一年，只六十兩，連本就該三百兩。又不知是什麼天平，放銀時一兩少二錢，還銀時一兩多三錢。又好灌鉛蓋頂，火逼白銅，造的假銀色，誰敢去換？第二放巢窩科子錢，那京城樂戶行首，何止一二千家，揀有好小娘的，與他三百五百兩，比官例賬又重二分，俱是按月去討，年月也取著二三千利錢。一月不到，利滾作本，常常把一家行戶全准了。整年不夠還他的利錢。第三是放響馬錢。拿著強盜響馬，有用錢買命的。他全管上下使費，救出命來每一百就算一千。強盜靠他救命，每月來納進俸，誰敢少他一分？手下賊頭，何止千餘。所以奇珍異寶般般有，堆玉積金事事強。只少一件，年過六十無子，生一個就死一個。也有懷孕的，到老不見個苗。一屋老婆吃飯罷了。如此大錢，他平生一文不捨。就是人情往來，百錢的也沒有。因這靖康皇帝喜花石綱，他就開了花石店。蘇杭盆景無般不有，在艮岳後街上。那時士大夫家家俱尚花石，一盆虎刺，有賣到三百兩，掙錢更多。道君皇帝也常取進去，有好的賞賜五百兩。直到金兵過河，還拿將大天平稱銀子。家下蓋造樓房不歇工。

他小舅子袁指揮，和他對門居住，是世襲鸞儀衛指揮。五十多歲，只有一女，叫做常姐，常抱到沈家玩耍。且是生得眉清目秀，一個小小口兒，乖巧伶俐當不得又會哄人。沈家沒個孩子，常是姑娘長，姑娘短，哄得沈家一群婦人，看如寶貝一般。常是過來玩耍，一二日不肯放回去。年長十歲，又好個苗條身子。就學念曲識字兒，見了骨牌，一見就會。又早纏的一點點小腳兒，梳著個小小假髻兒，就是個小牙人兒一般。沒人不愛。後來兩下親戚走的熟了，因沈三家無子，眾婦人就商議：把常姐過繼來，養著玩耍做伴。袁家娘子不肯，只許兩下走著都叫爹娘。那常姐又會哄人，娘長娘短，叫得沈家老婆比親生的還稀罕他。衣裳金珠墜子，常常的送來不絕。

後至金兵亂了，沈超寰算計這金銀寶貝，盡是不少，那裡去藏？就在那住的群樓花洞水窖之下，穿井有十餘處，把金銀打做大磚。用漆漆了一層塚起，約有二丈餘深。使土培平，鋪上磚石。偌大一個大宅院，那裡去找？卻暗暗記了不提。看官，你道這個妙不妙？正是人心如此，天意未然。有詩道得好：

百歲光陰苦不多，勞心多算欲如何？充饑不過三頓飯，覆體能穿幾匹羅？金玉千箱尤盜賊，田園萬頃怕催科。夜來脫襪離魂殼，一個銅錢帶得麼？

且不說沈越藏金，癡愚可笑。且表這袁指揮家女兒常姐，那日從沈家過了二日，頭痛胸悶，赤眼紅腮，只是要睡，不住聲的哭，幾日全不飲食。忽然夜間和她母親睡在床上，只聽她忽然大叫一聲，跳起來，兩眼圓睜道：「這家事不是我轉盜與人，是你許下謝他的。就是嫁了人家，也是沒奈何。誰見我接他過牆來，先奸後娶的？」說畢，又大叫一聲，滿地打滾。一似有人打的一般，身上一塊青，一塊紅。哭了一會，就沒了氣，只是心窩亂跳。嚇得袁指揮夫婦，半夜點燈，叫著常姐，只不答應，兩個小眼閉的緊緊的，臉似金人一般。兩口兒哭得沒法了，半夜裡去叫前門上師婆老劉來看。說是中惡，拿符水桃枝香紙銀錢，剪個紙人兒，用漿水往東方送，說是遇見鬼了。守到天明，只是不醒，慌的對門沈家一群婦人都跑過來圍著，哭我的嬌兒心肝，亂成一塊。拿姜茶涼水往小口裡灌，那常姐那裡得醒。只是大家抱的抱，哭的哭。把她常穿的一件大紅緞紗小衫兒，紮花白綾比甲兒，豆黃紮花小裙兒，替她穿上。又把一雙金嵌寶石小白玉墜兒，給她帶在耳朵上。忙忙把個小油髻兒，紅繩兒紮在小小髮辮上。插上兩朵珠花，換上一雙小小紅鞋，停在房裡小床上。大家圍著痛哭，那沈越過來，看了一陣，也自心酸。叫人去拿杉木去了，又叫黃醫官取抱龍丸去。袁指揮娘子倒在地下，哭的昏迷，眾人勸個不住。

不一會，黃醫官進來。婦人且躲開。黃醫官只用一指先按右手尺脈上，又看了關寸二部。一會又取右手心脈肝脈三部俱看完。笑道：「姑娘不死，非三日即五日可以還魂。此是業鬼造冤，前生的罪，犯了個閻王關不消下藥，且把這抱龍丸用薑湯灌下養她的元神罷。這房裡燒香唸經，方可懺悔。等三五日心口裡漸溫，就好了。」說畢，黃醫官要別。沈越請到對門，待了一盞空茶。倒是袁指揮過意不去，封上二兩書儀謝了。這婦人們守著姑娘不敢哭了。將藥灌下去，牙關緊閉，又流出來了。不住手去摸常姐心窩，果然溫暖，只不見有氣。這婦人守著不提。卻說這場因果，你道這女兒是誰？

他也曾倚門賣俏，隔牆花影引情郎。他也曾待日迎奸，半夜星前排骨陣。

夢短的鴛鴦，前世裡因緣，未能偕老；轉生的芍藥，初春花蕊，又被摧殘一靈不返。正在東嶽案旁邊，兩世相尋，還是西門房院裡。舊債未還新債起，前冤又惹後冤來。

原來常姐是李瓶兒托生的。那年西門慶來京朝覲時，就托了夢在袁家尋房住下，至今生長十一歲。西門慶死後，花子虛告狀，拘他對審。才是偷托生在東京袁家。一路鬼使尋來，把陽魂捉去，昏迷不醒。卻說李瓶兒被鬼使夢中牽去，到了東嶽門前，還是當初死的模樣：面容兒黃瘦，細弱堪憐，嬌容如畫。見了花子虛西門慶一千人，在衙門前。想起前情，不敢啼哭。不一時，叫到一個官府案前跪下。花子虛把上牆喚貓，階梯過院行奸的事說了一遍；又說他陷在官司，被西門慶坑騙多金，致病身死，又將金珠錦緞，蘇木胡椒，一百八十顆西洋大珠，螺甸大床，盡被西門慶盜去，約值萬金；晝夜行奸，並兩個丫鬢奸了娶去，一一說個詳細。只見花太監跪在旁邊，哭哭啼啼，訴傾家奸盜之害。西門慶無辭。司神大怒，先把西門慶箍腦夾腿，發上確春地獄去了。後查瓶兒與子虛，本命生辰，因何不合？以致盜財私通。判官將簿上來一看，才知花子虛命犯耗星，原該赤貧，不應有妻財之福。又因花太監家財，係盜取官物，不合成家傳後。那花子虛又沒有得橫財的命，天遣耗星以破其家。李瓶兒原無大罪，不合私通西門慶成奸，只問個仗罪，重打一百，釋放回陽。該失身娼籍，自縊而終，也是個絞罪。花子虛該托先在鄭千戶家為子，使瓶兒日後填帳俱在後日報應不提。

卻說袁指揮一家，守著女兒到了三日，全然不醒。待說死了，又心口溫溫，時常跳動。買個杉木匣，漆得光光的，不忍盛殮。就有那王師婆、李師婆、張姑子、劉姑子日夜來看。這家說該跳神，那家說該拜懺。袁指揮只這一個女兒，如何捨得。只得上華嚴寺，請了六個尼姑，在房中間安下壇場，拜梁王懺婦女一家隨著跪拜。直拜到第五日，那常姐如夢如醒，忽然嚶嚶哭了一聲，又沒氣了。這些婦女，見常姐哭了一聲，如拾了寶貝一般。忙來抱的抱，拍的拍，哭的哭。和沈家一眾老婆，都擠滿了一屋。一時鬧動了東京城，說是女孩兒死去五日還魂，豈不是件異事。才服了黃醫官脈理。那常姐漸漸活了，父母問他病中之事，竟一些也不知

道。自此以後精神養好，一發嬌慣。